6244
:71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六

之一百七十七

去邪上

去邪

宋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論程戡劉子曰。臣伏觀制書宣徵南院使廊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群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為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廊延苟且偷安。以度日月。為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廊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寵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晉秦

監賞。臣竊惟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仗守鄜延。應合中外之望。

又言。臣近當上言鄜延路經畧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羌。所以捍禦一方。唯在諸路經畧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鄜延。自以豪俊人物目。專務姑息。取殉羣小。寡羸軍伍。尚無稟畏。況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道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蓋諉於朝廷。則彝倫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為九御羣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脩。語其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而懷奸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寧。四夷賓服。臣竊以為難矣。所以程戡新受恩命。伏乞早賜追還。

治平二年。光論陳述古劄子曰。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處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為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畧司事。聞副總管劉凡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邊。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凡奏稱不恤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凡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衆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又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凡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為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忽臨敵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懼戰鬬。從來國家賴之以為藩蔽。今述古知西

入欲來侵擾。而自避讎覆之辜。順成敗間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深讎。骨肉湮炭。豈唯已陷沒者深可哭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戶番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垂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應官以奏。所至之處。縱恣胸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慕很狠。天下共知。屢詔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繆。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屈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辭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為。可以謂之四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之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

光又論皮公弼劉述劉子羽臣伏觀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為職司。既使之久於其事。又待以不次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為政之首務也。欽當益選擢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思頸而望拭目而視。若得清節介直之人。則皆勸慕為善。砥礪磨礲。不思苟合。自非有奇材異績為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尚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為吏之廉。公直無私。通曉世務。在京師遣請不憚。在外則書啓相尋。專用此術。致舉主三十餘人。一旦看庸盛選。天下之人苟有知公弼所為者。但莫不歡。憤聲嗜慾。莫敢羣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鼓舞之望哉。若所選之人皆如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徼倖之門。以為佞邪躁進之逕。恐非調疑之福也。所有皮公弼。伏望聖慈。速賜命。勒歸本任。況今中外之官。本貴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尚不啻數七。豈得其

中全無可選擇者。礿且選以補闕。即自三司判官之爾。俟累有奇材異績爲衆所服。然後次近除諫書舉而用之。天下幸甚。

光又論王廣淵劉子曰。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怪惑。偶聞語崇談。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唇舌便佞遊走於公卿之門。蓋執政所薦也。夫端士進者。治之表也。諛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聞廣朝廷之委。必有文章。固陛下故人。自爲達素。豪知嘗。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所以廣淵雖無文學。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爲第一。若以此獲公卿之知。則其人固非端士矣。鄭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縉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爲佞倖。今又驟加美職。安得不駭外延之怪惑乎。陛下方藩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實繫觀聽。不能稱陛下之意。

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昔漢文帝時。景帝爲太子。嘗召上魯以文章自娛於公卿。左右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從。及即位。寵待綰過於它臣。周太祖時。世宗鎮澶州。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奉。及即位。乘間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爲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爲臣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貴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院勅。

乞追還。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傅堯俞論王臨疏曰。臣伏見殿中丞王臨爲任莫州推官。因緣差遣。拖延月日。就成考蔕。冒轉京官。後因魏景攀援心跡皆露。御史中丞張昪包拯韓絳知雜事范師道

等。相繼論列。朝廷更不根究。特追事叢後所轉一官。猶與知縣差遣。人言不已。始降監當。公議紛然。遂令未定。而臨安王淵例。欲從雖議書罪。都不理為過犯。臣雖豪賤。殊用震驚。臣竊見王臨事狀。備於紫牘。非有隱深瘼匿。不可窺而索者。取而一閱。則妄冒之情畢得。公私之坐已明。乃能使李象賢曲庇其罪。夏防獨當其責。藤三中丞而不能正其事。經諸有司而不敢斥其過。不知王臨挾何術而至於斯也。急進則交結以圖僥倖。既敗則文飾以自解免。固巧官之黠人之雄。此而可容。孰為不可容者。朝廷既不令窮勘。仰加輕罰。有司以元無案款。便為無過。臣恐刑典自此搖矣。王臨之事。業中皆具。而人所共聞。臣今不復備論。惟陛下察臣專愚之態。詠臨猾巧之心。一以審官詹追官免勒停人之法施之。則舞文附下者。可以懲其後。臣不勝懇懇之至。

英宗有疾。既平。究俞為起居舍人上書皇太后請還政守忠有讒間語。究俞諫曰。外間物論紛然。感動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為無可信者。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詠窗、魏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

究俞知諫院。又論薛向材質事狀。乞寢新命。皆惻愊公議。茅蒙拍揮降罪人之資。及論薛向材質事狀。乞寢新命。皆惻愊公議。茅蒙拍揮降罰之權。無以取信天下。且謂邊防之間。纔有小警。不當藉以為牽復。螺陛下賞多機用援甚衆。自從被責。音塗絕聲。未離故居。邊此牽復。螺陛下賞出。臣雖甚愚。深所未諭。謹條事體。重煩天聽。伏惟少賜詳擇。夫設官吏。責以言天下之事。其所論奏。當辨別是非當否。苟涉阿私。罔欺明著也。若言入則留中不下。面奏則置而不聽。殆非所以開廣聰明著也。

朝廷初政。首梗言路。臣竊爲陛下惜之。陛下天資英斷。當斷於非是。害政非輕。陛下視從諫如轉圜。着爲何等主。弑夫。挾禹葉之勢。執生殺之柄。以臨沮臣下。是豈艱哉。顧道理如何耳。陛下儻不深思。謂事以不移爲得。臣恐自此以往。必有倚重鄰以售其智。箝口結舌。不敢復言。成天下之務。若況二府各有常職。詎容相侵。今樞密院專除文吏。不幸中書又專行樞密院事。報復往還。積爲私隙。將何以睦正百官。兼成天下之務。若曰。出自聖心。偶一差誤。陛下悉知。當加易改。政者公當以職分自陳。姑務救正以誰爲此謀。將誤陛下。審如是。紀而自紛之。順成美德。不亦善乎。不然。則人將謂陛下無如何之。討者。歎聞不已甚乎。讜此事不改。非獨刑賞失當。是祖宗之舊法皆廢而不行。紀而自紛之。追奪。何先帝謂之非。而陛下必以爲是。此臣重爲陛下不取也。伏望

併以臣章前狀付外。必賜施行。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兗俞再論薛向劉子曰。伏爲聿復薛向陝西轉運副使。不當。累曾論列。至今未見指揮。竊緣賞罰紀綱。朝廷重輕所繫。陛之聽言。已詳盖。與尋常風聞之說事體不同。伏望陛下早加詳擇。如臣言是。乞賜施行。臣言苟非。乞黜臣以誡狂易。循默觀望。既非臣所能。苟免取容。

兗俞又論薛向疏曰。臣嘗有狀論列陝西轉運使薛向劉子之命。更無事須舉。都不避嫌。自判本家詞狀。以送靈寶縣。所招情款甚略。自慶非便。乃翻訴以疑衆。欺侮上下。機械無窮。若謂前榮州應靈縣令崔令孫身死公事。今來再勘奏案已到。風聞其間事端與前勘畧同。輒復有言。惟陛下詳擇。伏以薛向作福。使天子之命吏。無事須舉。都不避嫌。自判本家詞狀。以送靈寶縣。所招情款甚略。自慶非便。乃翻訴以疑衆。欺侮上下。機械無窮。若謂

向志在殺人。固為非允。然今孫之死本由薛向。今則南寨張嘯張奕等。各陷深刑。罪首乃從輕典。此臣前狀所謂未雪舊冤。更生新枉者也。苟不泰情議罰。何以粗厲人情。向若偶為此事。猶或慈愍緣向任性為虐。其素有素。鄜州三川縣令嚴寘。只因迎候差近。叱罵撻辱。所不能堪。即時裹病。既歸而死。位在已下者。縱意陵轢。官居已上者。倘隊擒制。苟能附會。則曲法維持。自陝以西。幾乎通路反目。又其所領。皆是要司。部中擘官其數且百。專以應副有位。故為游說者多。至又慮朝廷輦柱用度。謂解鹽等事。非向不能辦了。須少假借以責其功。是大不然。其薛向敢為詭激。狙詐百端。移東就西。改頭換尾。以惑朝廷者甚眾。借令顯有實效。乃是聚斂之臣。不過能為裴延齡皇甫鎛之罪人耳。夫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疾之如何哉。方今經費不敷。民力屈竭。非陛下痛自儉刻。窮其本原。固不能為已。如欲紓其目前之急。而為聚斂之謀。臣竊以取濟。臣恐失之遠遠。今薛向高自夸大。以為它人無能及之。臣謂朝廷求忠藎用。惟恐不多。如向之比。大凡君上之馭臣下也。有勞則必勸之以賞。犯法則必繩之以刑。使猶奸者破膽知懼。忠聞其用。敢不盡心求償。有恩無威。獨事姑息。其志得氣盛。則負權固位。尚肯為國家盡死搶攘。或得親近左右。足以熒惑天聽。其才識雖不逮裴延齡皇甫鎛。若慷讒罔上。爭進害人。臣知其過之遠甚。伏乞深察其情。特加黜免。不獨使幽冤有訴。刑賞並行。亦使奸豪少沮。不敢緣其救巧而又為一道之患也。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罷執政邪議。尊崇濮邸。疏曰。臣伏見艱政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歆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議。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

人臣之所共棄。臣地居言職。義不嘿念。請尚方之劒。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言不足用。願從寢論。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竊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嘗不以人心爲本。得之則中才可以興。失之則賢智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慎哉。豈有身備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內營己私。務過於人君。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陛下自臨御以來。厲精爲治。過哉而懼。則有周宣之風。至誠感神。則殆虞舜之德。至於徽纆所加。邮而不變。皆前代雖行之節。治朝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而中外人情。駭然不安者。良由邪說震驚。大議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羣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伏望睿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純仁又奏乞責首啓濮邸邪議之臣。疏曰。臣等所具狀奏陳。良由邪說震驚。不敢奉詔。旨令赴臺供職。臣等尋爲所論樸王與禮未正。具狀奏陳。良由邪說震驚。不敢奉詔。復准御批令依已得指揮。臣等伏緣近以彈奏輔臣。乞正大議。以雪君父之謗。欲清左右之奸。惡忠憤懣。陷於僭越。乃至封還詞頭。罷免官次。情雖憂君。罪實違法。伏蒙陛下深察其意。貸其所犯。朝命再行。令就職。臣等徒荷陛下全庇之恩。未見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禮雖去殊號。而首啓邪議之臣。未加顯責之命。中外猶以爲惡臣等何取自止。伏望捨會臣等前奏施行。所有本職。未敢祗赴。伏冀

待罪。伏望聖慈。俯賜省斷。

純仁又奏。乞罪邪議。尊崇濮邸。曰。臣近兩次奏章。不合首建邪議。欺惑聖聽。上損君德。下驚民聽。伏惟陛下即位已來。兢兢業業。恐重萬機。四方翹首。已望太平。而執政不能以古先帝王致治之術。開廣上意。糞除施令。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化。而乃希意要寵。但爲邪說。違越禮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地。致爭近臣集奏。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欲牽合前代乘暗之世所行謬迹。以飾奸言。距塞平論。狀邪罔上。心實不悛。伏望聖慈。舊樂獨斷。將臣等前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臣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門下不合遽議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於近日。臣等三次合臺列狀奏彈。未蒙施行。義理不通。不能隨。不能開悟聖心。平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奸慝。肅清朝廷。遂使大

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知臣無似之失德。下隳臣之志。莫先於嫉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忠臣等之職也。臣等已將元棁御史告身。隨狀繳納。自今大於忠奸。忠臣之志。莫先於嫉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忠任以來。於今踰月。而曾無所補。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圖閣寵暗亲屬。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黜奸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奸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庶去蠹弊。除一逐地監當。亦足以誡天下之耳目。

先又論王廣淵第二劄子。曰。近奏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

傾巧奸邪。乞盡奪去職一官。除一遠地。益嘗善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惟廣淵所爲。帝聞海內。陛下普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假微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天功也。陛下若未知廣淵之爲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廣淵奸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遠斥之哉。於傍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兩不能察。是以帝堯畏巧言令色。孔子而孔子教顏淵以遠佞人。夫竟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

光又論郭昭選除閤職狀曰。臣竊聞陛下鄉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閤門祗候。乘言籍籍。頗謂僥倖難。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暫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

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壅蔽故事。凡東宮寮吏。一經選之使。得自厮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趣求無已。詔不自省。有何功勳。小人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祗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典班序善遣。事體不同。辭諸史局。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斷役之人爲之哉。其餘更卒募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服遲等以賤隸而忽爵賞。是官不擇才也。無積草之勞。而數月之間。遽命相繼。是爵功受賞也。奸慝隱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陸下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

功。猶遑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言者。但為陛下惜此而已。所有
陋選等新除閤門祗候乞賜追寢。
熙寧三年。先任御史中丞。論王安石跡曰。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衆
生奸詐。榮惑聖聽。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嘗辨正。乞明其罪。不豢施
行。竊以易稱履霜。堅冰為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作
書之義。其知戮矣。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
奸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日。聞過則
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羲化。其以用安石
為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府政。
而又專事變更。文飾奸言。使百執事。皆以為天下之治。莫此時若。
是良臣是為民賊。而安石方且自以為堯舜其君。其可乎。伏惟陛
下惜此而已。所有
區區進言者。但為陛下惜此而已。所有
陋選等新除閤門祗候乞賜追寢。
熙寧三年。先任御史中丞。論王安石跡曰。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衆
生奸詐。榮惑聖聽。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嘗辨正。乞明其罪。不豢施
行。竊以易稱履霜。堅冰為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作
書之義。其知戮矣。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
奸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日。聞過則
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羲化。其以用安石
為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府政。
而又專事變更。文飾奸言。使百執事。皆以為天下之治。莫此時若。
是良臣是為民賊。而安石方且自以為堯舜其君。其可乎。伏惟陛
下惜此而已。所有
區區進言者。但為陛下惜此而已。所有
陋選等新除閤門祗候乞賜追寢。
熙寧三年。先任御史中丞。論王安石跡曰。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衆
生奸詐。榮惑聖聽。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嘗辨正。乞明其罪。不豢施
行。竊以易稱履霜。堅冰為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作
書之義。其知戮矣。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
奸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日。聞過則
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羲化。其以用安石
為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府政。
而又專事變更。文飾奸言。使百執事。皆以為天下之治。莫此時若。
是良臣是為民賊。而安石方且自以為堯舜其君。其可乎。伏惟陛
下惜此而已。所有

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偏迫畿。居重任。窺伺神
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過其端。則安石為禍
小。夫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
為相臣。使預政事。普漢尊桓榮。後聞設几。燕貴郤衍。惟見築宮。豈有
俾居顯重。而妄使改為。若不正其罪惡。必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
史。身為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蓋以立君朝者。嘗勵已以
去邪。食君祿者。必輕身而為國。臣之與安石。猶水炭之不可共器。寒
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瞽。心既為國。言復變尊。今今
日蒙缺鉞之誅。臨異日死賊臣之手。伏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天決。
一遵祖宗無用邪謀。誅逐亂昌。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予以
魅德非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四年二月。先知許州。論王安石跡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

不如呂誨。范鎮。誨於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尔。不至如誨所言。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況以謂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親黨。盤據津要。擯排異己。呂固權寵。常自以已意決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超叢清要。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寮之中。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預言之。固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之兩制。迭爭被榮寄之、咸。安石虎狼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貧窶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之兩制。迭爭被榮寄之、咸。安石虎狼之言之。軾與文仲皆睹速。小臣。乃敢不遷陛下當寮之、咸。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簒。指陳其失。隨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惡俸祿。鎮覩安石榮盛。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殺。甘受醜詆。社稷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殺。甘受醜詆。社稷明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慕。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宜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陛下聖恩裁廣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發往。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熙寧二年。待御史范純仁論新法乞責降狀曰。臣自僭叨侍從。實欲少裨聖治。仰答天恩。但其才不逮人。枝有所止。多言煩聽。一無可收。加以執政之臣。遂非強愎。自謂人莫己若。惟欲乘不我遑。率意而行。略無顧忌。至於元臣舊老。皆務泯嘿。雷同苟合。以致忠賢日疎。諫佞得志。陛下無納諫之美。百官懷苟且之心。衆怨潛興。無敢言者。此事將有斬。立法制。深嫉異同之論。急繩遠忤之人。以致忠賢日疎。諫佞得志。陛下無納諫之美。百官懷苟且之心。衆怨潛興。無敢言者。此事將有斬。固非臣刀可免。則其疲懦無謀。罪在難救。伏望聖慈早行黜責。別擇爭臣。庶幾取信朝廷。可救時弊。大臣有所驚懼。小人不能為奸。惟在睿斷行之不疑。臣無任激切之至。

純仁又論薛向跋曰。臣累言薛向有罪。不宜獲賞。又其性貪察。不可付以大政。在春民心。又曰。春有耕而補不足。秋以大路之車。不羹聽納臣聞傳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春有

其不足。使之養有餘。然後供給公上。猶先無其根本。而待華實之茂。理之必然也。陛下方以公私匱乏。故務先於理財。蓋欲厚本抑末。補助百姓。將使富而後教。美三代之政耳。非有意於損下奉上。廣殖貨利。增大侈心而已也。然則付其任者。宜得仁愛有德之士。視人如己。方能知民飢飽。救獘以時。庶可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固非如薛向急進希功。貪狡刻薄之人。所能為也。方今多士盈庭。必有賢才可副選任。在陛下擇之而已。今乃付以薛向而欲使黎民不飢不寒。知陛下愛養之意。是猶愛其赤子而付之狼戾貪狡之乳哺。欲其子無飢渴之患。而能知其父母之慈。固亦難矣。今陛下成命已行。聖意莫回。而臣區區言之不已者。是臣之職也。天下之士未至絕無君子。而爰陛下屈法勞用小人。是執政之罪也。陛下聰明聖智。有納諫之資。而臣言無可取。則臣不肖失職之罪也。執政之罪在聖恩得以含容。而臣

之罪。又安得不治哉。臣不勝待罪之至。

純仁又論薛向疏曰。臣前來累言薛向在陝西遺條罔上。罪狀顯明。不當曲加恩貸。仍委奧用。及張靖不當先於罪人責降。皆是朝廷賞罰之失。將使奸邪得志。盡謂憲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惡以張靖為戒。過事必皆希旨。蔽惑人主聰明。蓋是中書不合差除。發累陛下聖政。臣職累當陳奏。不兼聽納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靈。使之專治財賦。則薛向

衆所共聞。陛下但愛其小才。可備器。而不言。負陛下之罪不啻詵矣。

純仁又論王安石疏曰。臣昨日上殿劄子。蒙聖慈送中書。臣思執政過非。不以臣言爲是。進呈之際。不蒙施行。伏緣臣自列。緣臣方見陛下進用富弼王安石。臣與士大夫私相慶抃。以爲儒者得用。少賛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以脩已安人爲務。敦厚直諒之風。先道德而後事爲。先教化而後法制。變俗易於偃草。施仁遠於置郵。是將拱手垂衣。而天下晏然矣。今則安石乃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忘其舊聞。以希速効。甚異孔子不言軍旅。孟軻恥道桓文之意也。又復任用小人。專興財利。將使上玷聖德。侵刻生民。臣雖屢有奏陳。不蒙聽納。而執政之意。持之益堅。故臣太息失望。不能自已。觀其舉事倉卒。知人不明。恐別生事端。上負陛下。

詔倚。此臣深憂過計。愛君行已。區區莫奪之志也。今執政之臣。既謂臣言無狀。而臣不忍執政不能殘君。若使商鞅諫。垣議論無由協濟。豈惟臧事闕廣。實亦不可同寅。伏望陛下察臣狂愚。早行降責。庶盡大禹之方。別圖報効。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純仁又彈吳安持李偉等決大名第三鋪口。欲因漲水回大河。入孫村口。使還故道。暴集新舊夫力。倚河之民。殆不堪命。訖無成績。虛費不可貲計。若知不可而強爲。是貪賞欺天。若累可爲而不效。是不慮敗事。欺天敗事。未嘗議刑。

奸憸之人。既無所懲艾。故今又欲興作大役。致十倍於前日。假託是朝廷實罰之失。實係治亂安危。事理甚明。不蒙聽納。臣若偷安苟且。徇俗好名。則必謂此事已盡力言。自是朝廷不聽。足以聊塞責任。遂可竊位保身。何必遠忤君親。以取擯逐之辱。蓋以人臣之罪。莫大於容養小人。下使侵刻生民。上使虧損聖政。況臣謬居諫列。職當拾住

嫉邪。又以連任陝西。親見安持奸迹。今著言而旬止。則是輕嫉疾惡
不惟非臣素心。陛下之何所賴。是以區區不已。上瀆睿聽。伏望更賜
臣前後所陳。反復詳究。如臣言非誣罔。則陛下何惜施行。不惟使奸
吏恢心。亦可正朝廷綱紀。如或謂人材難得。須當委任小人。而臣忝
逐已言。務隨流俗。不思體國。意在嫉能。則臣之不忠。罪止難恕。豈可
尚叨任使。猶嚴諫垣。雖衆聖恩含容。於臣何施顏面。唯望早行黜責。
以誡百官。

純仁又言。戒約安陳邊事疏曰。臣聞舜難任人。而堯庶率服。詩稱謀
人罔極。交亂四國。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以見小人用之。則交亂
邦國。遠之。則能服衆。皆前世之明效。而聖人之深誡也。伏見近日
因陛下求治之切。延訪之勤。時有小人之言。上惑聖聽。爾之似若可
采。行之必累至明。蓋其天性愉邪。淺狹。效小忠而忘大體。貪近利而
昧遠圖。急於營身。不思害國。皆以己之所好。便爲致主之誤。行於其
身。尚爲辱人所惡。況而治國。豈能有補大猷。如昨來某人等起橫山
之謀。西陲至今受弊。及河北某人好奏邊事。多細瑣不實。自謂朝
廷委信。即臣雖爲郎制。并請路之馬。承受之有不遵禀約。難妄奏論。
搖動邊民。過蒙采納。朝廷每有弁黜。適足助其威勢。若不早加禁約。
實恐深蠹紀綱。伏望陛下法宣尼遠佞之言。體履舜蔑讒之道。凡是
險人近習。長言不可輕信。及乞宣諭二府。如有妄陳邊事。及會引惡
生事之人。不得令在邊任。候有急難。方得用之。及委將邊使授梁冊
狀等。體量諸路走馬承受。不得於元降條約外。妄陳邊事。及告人長
短。其所奏文字。亦乞降禦院行。如此。則小人邊消。太平可致。
右疏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呂誨等言。安石奸詐十事。此曰。臣切以大奸
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右言偽而

薛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張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靡靡祝天下謂之好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猶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除知江寧府。未載召為學士。纔踰月。得以遂其用也。及進貳台席。參大政。衡石之下。黑不能欺其輕重也。臣伏觀衆知政事王安石。外飾邊野。中包禍心。文過飾非。堅如金石。巧詐。矯慝慢上。陰賊害物。蚩蚩衆所共知者。臣畧舉十事。昔司馬遷之實迹。真上寤於宸鑒。一言道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納察刑獄司。因閒封府爭鵝鵞公事。舉駁不書。御史臺案劾文饰促謝恳。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召令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知江寧府。於私計安便。然後受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往小官。每一遷轉。遷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恩。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欺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一員。執經在前。及進說以傳道也。安石居疑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壞同列。沮公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歸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科察司舉官。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怨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外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未詳。亦皆畏避。挾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

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公報。讎仇必復。反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備從。附之者自薦希進。奔走門下。惟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爭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之差。除自專。遂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亦作威。僥幸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相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翻座之前。惟肆猥褻。向與扈從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譁。乖非安石而是介。忠劾之人。紛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九甚畏隙。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輒開邊釁。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管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禹攄重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狥陳狠戾。煩黷高明。誠恐陛下輕其才辨。久而倚叱。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緣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慮。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之。宜嘗稍于憂方天災屢見。人情未知。惟在證清。不宜挠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厭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訐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避。孤危若寄。臓分難安。當須公露章。請避危敵。

侍御史劉琦論王安石狀曰。臣等觀自古以來。為人君者。未有不以偏聽失德。為人臣者。未有不以尊權致亂。忘曰。聽之不聰。是為不謀。蓋以其不能廣覽遠聽擇所長而用之。而溺於私愛。甘於諛佞。忘義理之是非。惟辨給之嘉尚。洪範曰。聰作謀。睿作聖。凶于而國。易曰。成從王事。無成有終。蓋言臣之事君。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功而不敢尸。有善則歸于

更講求所以敗事之由。以增脩法制。則事無不成。立所以敗事。則遂廢所為。此所以少成事也。遂命知樞密院

取索三司應干條例文字。看詳其合行事件。聞奏。列為一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條例。外之要不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脩賢書籍。呂惠卿

為制置司檢詳文字。權大名府北路轉運判官都官員外郎劉彝。比部員外郎蘇轍。同判

常博士河北轉運司管當公事王廣廉。祕書丞知安遠縣侯叔獻。著作佐郎陳顥。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倉曹參軍許州司理參軍國

子監直講王汝翼。權興化軍判官監建州買納茶場曾伉。九人分

諸路。提舉農田水利賦科率請假之意。仍

上得詔疏。即批送詔。仍

遣內侍李舜舉諭意。

自來有一人陳升之與安石

熙寧二年六月。呂誨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中丞。先是安石見上曰。此非知不能為。既推行。須至

天說。如不固辭也。安石對曰。且時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陛下固願助陛下有為。然不

以知人則哲之。於後。雖有此心。然獨見。恐未及成功。而有所忌者。伺之。燕閒之。言眾用天下

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相知。如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一日上曰。卿文學不可

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制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於財用取足於泉府。後世泰

常職。以待之。至國有事。則財用此意。然自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先王之法。更以為

姓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收斂之。然後可。既修法。則知與非人不能為。此須其人之中。乃

見不同。而異論紛然。必有一二人以謂兵興。財用不足。不得已而為之。非一人之私。其有非一人之事之人。

然人才難得。今未有以為難。知之。今使能者。未必以有此為事者。則異論無自而興。安石曰。

人治本。不係法。雖有良法。苟非其人。亦無以為治。此不易之理。然法制不修。則人才雖眾。亦

利害多少。不能無以事。既不為無以事。則所謂修其法制。則事無不成。立所以敗事之由也。遂命知樞密院

取索三司應干條例文字。看詳其合行事件。聞奏。列為一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條例。外之要不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脩賢書籍。呂惠卿

為制置司檢詳文字。權大名府北路轉運判官都官員外郎劉彝。比部員外郎蘇轍。同判

常博士河北轉運司管當公事王廣廉。祕書丞知安遠縣侯叔獻。著作佐郎陳顥。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倉曹參軍許州司理參軍國

子監直講王汝翼。權興化軍判官監建州買納茶場曾伉。九人分

諸路。提舉農田水利賦科率請假之意。仍

上得詔疏。即批送詔。仍

遣內侍李舜舉諭意。

自來有一人陳升之與安石

上。故人雖知其賢。而不得見其迹。苟異於是。已非臣道。矧威福在己。寧。臣等切見陛下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胷臆。輕易憲度。而全無忌憚之心也。臣等請言其畧。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精心萬機。任賢求治。常若飢渴。設置安石在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躋俗如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權詐之術。戰國縱橫之論。取媚于陛下。陛下遽信其言。遂與陳升之同謀。侵奪三司之利。收為己功。開局置官。引三人者於本司議事。用人人者分行天下。驅駭物聽。動搖人心。其所辟用。皆門下親舊之人。如呂惠卿王子韶。盧秉。王汝翼之徒。豈能通曉錢穀。周知天下之利源乎。復用薛向為發運使。兼領均輸之職。信如詔書之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固必無害。然使小人為之。假以貸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則不免乎奪商賈之利。商賈既不行。則諸路稅課。自然虧失。是先喪其歲時之常入。則國之經費。何以仰給。官司販易物有難售者。源至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積壅。難於速貿。則必有鬻田宅。破家業以應期會者。不然。則濫刑濫罰。從而加之矣。古人有言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民既怨叛。則忍奸雄之人。得以攘臂於其間矣。不識朝廷之意果以是為便乎。而況薛向之為人也。所至之處。多用耳目刺探州縣長短。從而脅持之。即以衰敝非道之事。俾之承稟。其臧否景儒之人。真不說首曲從。其公正持守之者。須至遠戾。則必為其中傷矣。朝廷方垂興事。萬一有勉而聽之者。則繒紳之徒。離心解體。將自寬於君死之中矣。不識朝廷之意。復以為便乎。去年用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謀取自首按問之法。朝廷遂差王安石與司馬光定奪。二人者所見不同。司馬光則持至公之論。請依舊法。不可以謀為因。王安石則任一偏之見。改舊法而立新議。以害天下之大公。臣等抗章論奪。指斥君之

議為非。復差呂公著輔維鈺公輔弼定。而皆附從其說。不思法制之難行。但務人情之苟合。後來言者不已。又命察院同議可否。文彥博等所定。既協公道。陛下即以衆人所議文字。委富弼看詳。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又郤行安石所定胄賊指揮。良由同列畏其彔悍。陛下感其浮辨。乃至此尒。小人章辟光妄獻岐邸遷外之議。疎間陛下友愛之德。罪不容誅。御史中丞呂誨及臣等連章奏乞加竄逐。以絕疑萌。陛下雖屢許其請。獨安石百端沮格。且羡惑聖聽。而陛下以為變已。遂隱忍而不行。是以呂誨指陳安石禀庇小人之迹。而誨復降黜。中外之議。喧然不平。及呂公著一言辟光之罪。即時貶責。誨與公著。均中丞也。何誨言之而獲戾。公著言之而遽行。非公著與安石生平非知。表裏相應。必恐言之未必從也。豈非威福之柄不出於陛下。而盡由於安石乎。且如近用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與元公弼職任相妨。每公會論列。陛下不以為聽也。切聞陛下始欲用司馬光為中執法。安石力為公著。而欲罷公弼樞府之任。公著以人言不協。又於兄弟之義難安也。遂亦辭免。陛下乃聽安石之言。遂兩用之。此得為兄當乎。近又觀中書劄子。今後御史中丞獨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此為安石之謀也。不過欲引用門下之人。置在臺中。為己之助耳。已之有過。彼則不言。此得為朝廷之福乎。況祖宗以來。未嘗有兄在樞府而弟為中丞者。今永有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而知雜御史不同議也。先朝所立制度。乃陛下家法。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今一旦信安石之言。乃欲事事更張。屢而不悔。良可惜也。如上兩條之事。豈非安石之專權。而陛下之偏聽乎。切見安石故人團練副使陸伸叙復著作郎。頗宣物議。緣陸伸時知御州日。於治平亮陰中。使歧樂飲宴。以至更深。因厲候兵士作鬧。伸遂決撻

廣候至於身死。情理至重。朝廷明有指揮。經恩未得敘用。仍不與親民差遣。前福建路提刑王陶因不覺察其子販盜。一般責降團練副使。況之陸伸所犯差輕。尚未斃朝行。不存臣子之禮。全無忠孝之義。將何面顏。更求仕進。若非與安石相知。豈能便得復官。又安石舉親情王無咎充國子監直講。無咎昨自亳州衛真主簿。移台州天台縣令。係次遠不赴任。尋醫。卻於常州掌學。二年後。復授南康軍南康縣主簿。避見遠官。又乞尋醫。遂來京師。以聚徒教學為名。出入權門。營求直講。御史孫昌齡迎合安石之意。奏無咎有稽先舉不候尋醫年滿。先次差充直講。況流內銓尋醫人。未嘗有稽先舉授差遣體例。兼無咎尋曾係遺闕選人。即合入元初大遠路分。今有此優命。若非安石力加薦引。曲為主張。豈能冒寵。衆情共知。安石之罪也。謹按安石以舉廣官以

求。凡著書立言。莫不知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天下士人之心。無不歸嚮。謂之為賢。以至陛下亦聞而愛之。遂致位公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學仁義之道。啓沃上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貶。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為如何主也。陛下天資穎悟。不世而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侯之術。唐室衰主之事。誘惑上聽。何不恭之甚也。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而安石則異於是。甚高無也。是欲持祿保位。觀望相與。其奸詐之迹。顧不明耶。奸詐專擅之人。豈宜任在廟堂。以亂國紀。臣等伏願陛下奮乾剛之斷。早罷安石重任。以慰天下元元之心。其魯公亮位居承弼。被遇三朝。自宜悉慮竭忠。舊身許國。而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殘害百姓。對之陰。惟肆強蠹。多

生横議。豈朝政大臣體。宋祖宗以來宰相故事。若昭文集賢尚不敢專行聖旨。豈如今日安石作參知政事。僕視同列。傍若無人。愛憎與奪。一出於己。敗壞中書故事。皆公亮之罪也。況公亮久妨賢路。無補時政。名堪罷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固若是耶。方今河北地震連年不已。加之星文譴見。天下水突。漂溺人民。不可勝數。變異之來。無甚於此。廟堂視之。恬不為怪。臣等但恐漸更多事。使陛下不得安枕而卧。皆大臣之罪也。伏望陛下思宗社之長計。措生靈於久安。委任光威有德之人。疎遠迂闊生事之輩。臣等不勝憂君憂國之至。

熙寧 問。嚴史論王安石疏曰。臣聞事之急者無徐行。心之痛者無緩聲。今天下事急。而臣已痛矣。尚忍徐行緩聲以忽君親之憂哉。臣為此言。唯恐入知。臣不監名。今日之事。唯恐君父不知。臣不避禍。使陛下自無心於生靈。臣雖抱恐。姑亦已矣。且竊聽天下深識之士。相與而言曰。未敢遊之快心。聲色之悅意。浮華之玩情。喜有溢賞。怒有過刑。雖古之慶賞難而先於為國者之所難免。而吾君以鼎盛之春秋。臨無事之天下。乃能不快心於敢遊。不悅意於聲色。不玩情於浮華。賞不以喜。刑不以怒。憂動恭儉。唯以治道未舉於先舜三代之隆為急。此可謂盛矣。然而有人焉。有道常理。盡壞萬事。以蠹陛下盛德。而使四海內外。不得覩日新之光輝而同登於堯舜三代之域。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拊膺而切齒也。臣謹按王安石性非忠良。心不造道。使能著空文而欺世。談高玅以要君。可謂威鳳羽翰。以文梟音者矣。人以為鳳。臣以為梟。天下皆知。陛下所存。則是求治之心。而安石所為。乃召亂之本。陛下以腹心委安石。而安石不以腹心事陛下。自求死。憲撓滿要津。司農曰布。殫悍而險。刻中

丞曰綰善柔而陰譎。曰向剽下附上。曰起狠深。曰絳苛僞曰繹曰鬼險回忮忌。曰定曰秩。藏奸包慝。曰詞曰嚮。狂誕輕狡。曰子厚曰將。阿諛辨佞。曰宦官昉。暴橫山忍。奏毒一方。威焰所向。人莫敢指。曰唯惠卿。奸邪之才。又蔽其黨。雖持喪家居。而中外最之猶著在朝。其下蛾狐山鬼。夜號窟居。以恐動人者。屢屢皆是。不足一一為陛下道也。蓋未嘗公心求一言士。以為朝廷。故天下謂莫不以腹心事陛下者。非妄也。陛下知以權與之。而不知與之過。知以誠信之。而不知信之之敝。與之過。故難制。信之敝。故易欺。三四年來。天下不知有朝廷。而只知有安石。隨其喜。惕迹其踪。四方之人。如喑如啞。不敢吐氣。以至青天白日。霹靂擊擭。以斷王室。而曾不畏人。此臣所以不能徐行縱瞥而告也。臣知王室作之基善。成之基難。陛下豈不蹈祖宗憂惜之。而容宦人豪之耶。臣謂為陛下疎其大者。垂拱紛紛交舉。以挽萬

類者。未暇雜種而數也。夫王室之所以重者。雖以人主之尊。不敢以名器輕授人也。而今也。蓮巷之人。朝遊私門。則暮紓金朱矣。敢名器於萬衆之旁。而曾不少顧。安石可謂陵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尊者。以紀成在側。忠鯁在庭也。而今也。雖閭老成。棄逐忠鯁。獨為陛下引領盡進柔佞。安石可謂卑王室之所以重者。雖以入主之尊。不敢以實罰正也。而今也。網紀則亂之。法度則敗之。賞罰則倒之。安石可謂弱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強者。以綱紀張。法度脩也。而今也。用邪壅之。或近在肇輦之下。國門之外。而君父不知。赤子救救。控告無路。安石可謂窮王室矣。忠臣義士。言之及此。莊往瘼淚俱發。臣知陛下方倚望太平。必以臣言為非是。然願陛下察擇一二

正人以定事便於四方慥潛株公儀及遷選一二親信爲北都城使
盡錄愚誠則必有甚於臣所陳者矣臣猶恐未必敢以其實告陛下
也。其爲忽簸。億兆所同。唯陛下雖然疑邊。獨不得聞。臣每思奉天之
變。慮杞憂成。未嘗不爲陛下寒心。故人忽而不知。天下之深憫也。惟陛下
危爲安。天下之深憫也。惟陛下念之無忽。臣嘗讀易至於孔子之雜
卦曰。親寡。旅也。不覺爲君父掩書而泣。夫惟天下之忠信爲可親。陛
下試察今左右前後之臣。皆忠信耶。非耶。爲權臣地爾。而君父獨立於
孤危之中。可謂所親者寡矣。秦何以南面之尊。天下之衆。多士之輔
而自謂旅人也。陛下學備古今。獨不見秦溫之事乎。先使昭宗孤煢
寄身於汴人之間。而後爲亂。唯天下之至明。爲能見之於至微。而破
之於未大。願陛下少回天聽以監之。社稷幸甚。陛下若悋悋於其賢
而用之未盡。則何不靜心潛思自用之已未。四年于茲。其益于陛
下者何事。成於天下者何功。施於生民者何惠。可垂後來者何法。進
列位者何賢。投於四荒者何佞。陛下心通目明。能不昭覺。豈待臣
一一指其人而條其事也。意者陛下鼓年以來。力排天下之議。主張
新令。而鄰於卒不效。不果出之耶。此又臣以爲固無傷陛下之明。而
適足示陛下之聖也。前日閻天下何私哉。不出反掌之間。而取泰於否。
是用以天下。啓以天下也。陛下幸愚臣言。勿復以爲美。是慶吉
轉危爲安。聖人之能執過與者。陛下幸愚臣言。勿復以爲美。是慶吉
以泰。賢王英主。所與取天下守天下者。莫非中原傑人。今陛下生中
原。不與中原端厚之士共之。而獨引遠荒膏邪輕薄之人。與議太計。
臣切忍中原豪傑。有侮笑陛下於林間者矣。以陛下天資如此。苟能
又知此。真得忠賢而用之。堯舜三代不難到。天下何時無真賢。今日

服之者。非其道爾。彼真賢不出。將給為能。不以文采為高。不以晨夜為勤。稱旨。稱能平心正意。深思遠慮。為社稷久計爾。横肖屬國近利以誘羣生哉。然其人誰不欲為善。但恥其身出於權臣之門。故遲遲懼喙縮而不肯進。豈嘗須臾忘陛下。陛下獨然奮英斷。自攻主權。大圩而寬羣臣。以一清中外。而下半紙詔書以謝天下曰。聽任之偏。大事幾去。天啓朕明。洞燭奸欺。今顧復與士民相親也。則可以源源而來。義若已闡。消禍於欲起。竟無之治。咫尺在前。可不為陛下賀也。如不留意於斯焉。後日之事。臣不忍言矣。惟陛下察之。

嚴叟又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踰濫。以塞倖門。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脩曰。僥倖之基者。莫如三省之胥史。歲纍優給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霈賜賚。又許有服親入為吏。如士大夫。故子弟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為恩幸。可謂尊矣。昔其供職。寧可則三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薄矣。臣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已物。又舞過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叙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後裔。及諸外蕃。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享

居祿賜優厚。將焉用之。其為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未宰執以姑息相養。養之至此。實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歡。以固寵。何嘗以嚴謹紀綱為事。澄清根本為心哉。故議者以為廣堂之上。為天下百姓理會契事則可。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蓋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戒弊。奏

近例。禁換法。復謀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庸百司而正四方。

熙寧中。唐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躁。尋罷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恂果怨安石。安石亦已。九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和陛請對工。命翰以它日。恂伏地不起。遂召升殿。恂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讀。安石遍遍。恂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恂天聲宣讀凡六十餘。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會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諍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嗚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舉朝同聲。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鷹犬。臺官張商英。乃安石虜犬逆意者。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讖為孝祥。甫廬杖。上屢止之。

恂慷慨自若。暑不退。慟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旦衛士相顧失色。安石為之請去。閉門斫其瘡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龍圖閣直學士韓絳上奏曰。右臣竊聞御史中丞王陶等言宰相跋扈。及除用不當。昨日傳聞羣陶中丞。遽舊職事。纔又閉除翰林學士。今早又聞參知政事吳奎待罪。臺諫官請對論事。相繼不絕。中外喧傳。憂疑震驚。而風霾日異。旱暵滋甚。濫炎數發。寒暄不常。天人之情可謂至不和矣。臣伏思天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莫敢亂者。以義理存也。義理者非虛是是而非非也。人君者明義理。別是非。以治天下者也。宰相天子所信任。輔史中丞天子所告戒。今御史中丞言宰相跋扈。即有是事。則是宰相之所謀也。陛下若以御史中丞言為信。則宰相安得不罷。若其不然。則是御史中丞構造邪說。誣間陛下君臣。其罪豈止罷去而已。若又除翰林學士。是遷之也。陛下既不

能明辨大臣。示信任不疑之意以盡其心。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謂陛下不能納諫。煩黜憲官。臣雖忝備近侍。尚不知陛下之罷王陶所言爲是耶。爲非耶。若以爲是。則陶乃稱賊。不可輕罷。若其非也。豈當更遷其官。此臣不得不惑也。臣耳惑之欲命四方不聚。舉矣。而朝顧命大臣。陛下不能主張辨明。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則其下者。豈肯爲陛下盡心。中丞在天子左右。言之是非。陛下不能裁察。則遠者豈肯爲陛下盡言。陛下即位之初。時收天下之心。盡采入之言。別白邪正。協和上下。以舉大治。而今者是非雜揉。賢不肖混亂。羣情睽乖。百蠹俞增。人事尚且如此。望欲天道之順序。豈不基彝哉。臣顧陛下廷對羣臣。面問宰相。疏急之狀。及御史中丞所言如何。使是非一判。邪正兩辨。然後勤自寅慶。大行顯黜。以開天下之耳目。此事若不明辨。臣恐朝廷刑政。自此棄敗。不復振矣。若臣所言。幸蒙施用。則事辨之後。乞罷臣職任。授一小州或留臺閑官。以明臣一心爲陛下忠討。非有愛憎向背於其間也。臣竊聞衆人憚陶。及以用附大臣爲嫌。莫肯正言。臣幸得以宮府舊寮被知遇。不敢愛身以廢公議。惟陛下特留聖意。千冒宸嚴。臣無任戰汗隕越忠憤之至。謹具狀奏聞。

去邪

宋神宗時。劉述兼判刑部。王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救下述逮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置然脅動。蓋以專肆胷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發時如唐虞。而反縱嘗商權許之術。規以取殉。遂與陳升之合謀。僥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吏通姦罪。妄議自胥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韋辱光獻。岐邸遷外之說。騖聞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寬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讒言。禁戚聖聽。陛下以為愛己。隱忍不

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於事事更張。慮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應官。專尚充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改士人之心。靡不嚮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則雖自任。則又奚為。姍詐專權之人。豈宜屬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遣。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矢防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指囊揑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昨上安石奏先賦詩頤區處衢州鹽務。公嘉疑太重。安戶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議。人臣之大節也。彼誅斃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遣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鸇者。求其能搏也。驚而

急之。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疏章。乃以近犯大臣。罪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劾趙抃別奉聖旨到知縣二貫蓄在任日。貸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給市村酒。創買郭夫席屋等事。朝廷以其欺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為過矣。朝廷變更役法。意為肉民。民苟以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者。且幾甸人戶。幸以居近輦轂。政可以自陳。以近推遠。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上雖有州縣。而安敢主之。又有監司提舉司之隔閡。莫訴其憂。勢固難矣。今又因歛民有訴而行劾之人。反怒縣官。意謂不能禁遏過。故

猶孫也事。期實于法。不意朝廷不辨。付之施行。臣恐四達人情。必疑朝廷以謂欲鈐天下之口。而臧在主民者。必更視蕃以為爪牙。爭務拘民而杜其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矣。臣伏觀編敕節文。推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有違。雖事彰露。即依法施行。方子幾之理。若犯贓私。雖雖佳。有人論告。或因事彰露。即依法施行。方子幾之體量於其縣也。蕃已得替離任。事察佐。又誘而鋼之於吏史。借令蕃有贓私邪。則名不得論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理。而子幾肆志敢為者。子幾方以諂偽怙寵用事。務在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使就令。冀自以收功。恐民不服。挾動其事。是故作威以警衆。遣法以撓吏。欲使幾內它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衝。閒過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于朝廷爾。如蕃以司農勝內衛定人。尸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升起有凡一千戶以就足勝內之數。此其為罪。固不可赦。是以前日聖旨指令體量此事。臣頻陛下治蕃此罪而已。自餘皆後所推。乞依條不問。蓋借蕃今日所以解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臣所以區區論之。冀少補治體。非為蕃計也。如子幾領被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劾蕃事。乃今挾情遠戾初奏。原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

摯又劾鎮撫使王寵以聖人之於天下。有一物不安其性命之分。則盡怒傷之。以消已使然也。一物失所。猶引以自任。況未民命之重哉。是故。先之以仁。後之以政。彼其有罪而入吾法。猶哀矜惻怛。不得已而刑用之。夫以人君之勢。其重變天下猶若此。況人臣分憂共治。而敢有專殺者哉。祖宗仁愛寓方。官吏之入人罪者有法。以故入者特深。夫意雖有故。然猶假文法而殺之也。而已為祖宗之所不容。

又況專殺之事。着於令。臣謹按前知泰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罷。有使傳勑持燭侍縝入于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勑背一百。三日而死。其家持血衣以訴于朝廷。始者下本路推勑。而縝辨自有論定。繇其大要辭過為詞。說。勑不能文。殺人之罪。其後但罰朝廷數數。有輕重之旨。至于今數月。臣竊以縝之與勑。雖貴賤有間。要之分職共事。皆陛下之臣也。勑有罪耶。則有陛下之法在。當實有司開實而究之。奈乃肆一時忿怒。捽首轡笞。非理喻語。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內外莫不畏法令。蹈繩檢。而縝以帥守快私忿。恣行典憲。暴殺官吏。意輕朝廷。不識朝廷尚何所疑。而體量委曲如此。徐徐耶。議者以縝家世。其親戚交游。多在勢貴。根株牽連。誰不為力。使孤子單平無援助者。敢殺一無罪。必不優游歷久。至于如此。將使吏及明堂之宥乎。臣又聞王韶之來。顏聲續寬。鄙昨以邊地數動。是委降一官。而縝乃保蔽以實其事。故韶極力游說。以惑朝廷。奸利捐市。意在報縝。若朝廷萬有一信。則恐凡冤不伸。國法不正。非陛下為人父母之意。況縝所至暴戾。肆為不法。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邊隅未靖。不重縝責。不伸勑枉。恐無以感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知諫院陳薦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曰。臣竊以仕人之術。莫大於分別邪正。而知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之道。好義而不顧其利。故其言也忠。小人之道。好利而不顧其義。故其言也佞。此君人者。不可不察也。伏見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近為右正言。孫覺斷屬。被召赴闕。定知天下之人。皆以青苗之法為非。而獨王安石之徒。主以為是。尊附安石之門。及與士大夫言。莫不盛稱青苗之法。以為仁政。欲以迎合安石之意。前日竊聞已被召對。定之口才辯給。必能為甘言以悅陛下之心。仍慮制置司臣寮喜其附己。陰相引薦。置之要路。以亂大政。

如聞定與人言。陛下已會面許臺諫任使。事將未悉。或屈聖下知之未深。誤有進用。似此諫佞之人。非朝廷之福也。孔子曰。是佞人。看御序至減。小才嘉佞。乞追還轉運判官之命。又言監察御史王承韶回邪反覆。難與議事。及定阿諛不正。並望別與外任。合人善道。焉能佞人。佞侍之路。而不誤陛下任使之明也。

棄又彈監察御史裏行王承韶狀曰。臣伏見監察御史裏行王承韶素非端士。濫處法官。陰附大臣。窓通簡札。訪聞其兄子琦預官官之薦。子淵被提舉之辟。盡由子韶私謁得之。臣以大臣之貴。尊以保任賢能。御史之職。存於糾繩非法。而乃賣恩請謁。同於市道。上下若蕞。公義安在。欲乞取問制置司察實。淵既是御史之兄。不知何人引薦。特宜推劾。以正國之刑。使今後近臣。不敢妄有奏辟。所有承韶回邪反覆。出自宸衷。別與差遣。唐清臺憲。以塞人言。

棄又彈劉敞王介狀曰。臣竊以劉敞王介在試院忽爭。為臺官發戲等彈奏。已奉聖旨免勘贖金。朝廷雖示寬恩。物論未以為允。敞介皆以文學被選。置之館閣。不思修蘊器業。以為名臣。敞惟尚氣陵人。動為嘲侮。介特褊心好競。嘗至喧悖。率行若此。人何以觀。增長詭誇。損壞風教。無甚於茲。欲乞深示戒懲。特行貶斥。俾居于外。改過自新。不惟敞介之福。抑朝廷忠厚之舉也。

棄又彈步軍副都指揮使戚綸狀曰。臣訪聞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戚綸。前後私役兵士。脩蓋第宅物業。日暴。遠越不公。陵虐軍人。非理鞭配。前後死不減一二百人。及分布東西窑竈。變造塼甓。潛般土木。以至厩擊打

卓之類。莫非軍人。道塗怨嗟。無敢言者。居陛下手足下。而敢恣橫。如此。其可容乎。伏望陛下以臣之言。取責諸軍人負。即見逆伴棄置。職詔獄。以正典刑。庶使今後管軍臣寮。不敢違越。

玆宗元祐元年。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曰。今月二十二日。唯刑房送到劄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講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釁。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湟炭。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歎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先帝不刑之語。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彝各負天下生靈。蓋十萬性命。雖盧鋼繼見。猶奏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彝起不自量。輒敢叛誕。妄以罪釁併歸於彝。彝援把持。與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彝繼之。法有首從。而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而起人材猥下。素行憸巇。屢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為笑。知杭州日。措置尤為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它郡。與張靚等遠法慘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彝。既不允公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刑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遽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意。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冤。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為起等事者。乞叙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

軾又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曰。今月二十三日。唯吏

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燒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九勸不盡。至薄其罪。外貿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紗木胎者貿易入已。計價官錢二貫文。係自監賊一疋二丈。合准例除名。編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樺。不命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推。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穀養白鵰。係竊盜自貿不盡贓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敕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蔽罪至於除名。論贓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放歸。復典大郡。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奸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攘詞。

敕。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誅一邪險害政。有虧荐行。追觀察使遞郡防禦團練使副史依舊畧。有便提舉江州太平觀。袁狄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奏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胃寵忘親。清議所棄。猶勝題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誠官本有之。雖舉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必當為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通。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端着。即合置司推鞫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敕。又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昔在先朝。首建邪議。力排衆論。以為子不當為母服。遂使天下之人。指為不孝。定之惡。固已暴白於天下。今既言着如此。朝廷勳會得實。而使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着如此。朝廷勳會得實。而使

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日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豫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蕤勤會之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戴又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義。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絕俗之賢。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材之流。亦蘧盛意之舉。如建中者。知建中輩。昧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章若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

戴又論呂惠卿疏曰。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榮長奸猾。使天下重足而立。戾王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憲宗世。宰相盧杞姦諛險佞。性本陰賊。尤喜言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憸邪。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奸凶。說變多端。設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孤狠傲誕。其於吏事。實無所知。惠卿指樾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歸咎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閹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不累表乞退。天下忻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述邪說。榮感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擢行內侍之賦。親

往傳宣。以起其石。肆為淵藪。以離以難。以琦說。仍為其石。董劫持工下之衆。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薄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鷄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商役。又因保甲正長。能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騾領車牛。悉狹金銀。深入襄鄧。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係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淦污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縱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刀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熙寧。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吳充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竇人徐禧劻之。遂行其說。遠肖物情。壞亂邊吸。至今為患。西戎無釁。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屬境。覓不見敵。邊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迺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嘩。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求咎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虞。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救領河東大發人牛。耕廢蕞吳堡兩寨生地。托以棄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規。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隄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羅饋運。其實所獲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嗇濁。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擢

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扁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挫其鋒。安石覺之。被召即起。遂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濡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膚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察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好。義其私喜。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冤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狹謀不遺餘力。必殺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媿恥天下之言。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廖遺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弒君。藥布惟不發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審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平生反覆。豺不可存。夫曹操古之奸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薰止惡者必勝。吠自去狐以來。朝廷屢易居厚呂嘉問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事害民。皆不得逆誅。今惡卿身薰眾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永肯赦之。然迫日言事之

官。論秦妍邪。至於鄭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噬臍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輒發。臣愚憃寡慮。以為脩往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敢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汚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授界四裔。以儆驩慝。

殿中侍御史呂陶論蔡確等覬望不肖協心改法疏曰。臣聞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一。此天下安危治亂所繫甚大。世主當審其取捨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以來。念祖宗積累之難。思先帝付託之重。除祛聖弊。安養生民。剗除敝事。尊布嘉惠。召用一二舊老。與之裁正法度。維全紀綱。以傳萬世。欲皇帝陛下佗日脩而守之。則宗社又安如泰山之四維。聖心所存。豈不善哉。豈不逆哉。然大臣之一興議者。則不能盡誠竭力以贊太皇太后之意。尚且依違偷惰。務習故態。觀望反覆。左持兩端。非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之法。豈可遽改。它日嗣皇親決。爲機。則吾爲留有罪。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能足。今一切蠲除餘利。則遂見闕乏。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前此心者。蔡確輩鎮重子厚張璪是也。安熹奏清臣則依阿其間。脩仰徘徊。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爾。謂先帝之法不可遽改。三王之政。不襲。有敝。而改之。所以宜民利物。而全其治體。臣嘗觀去年正月詔書。乃曰嘉與四海洗心自新。則先帝彼時已知法之爲敝。有欲改之意矣。今太皇太后以母道臨制天下。順元元之所欲而興時廢。蓋以成先帝之志也。且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貴難於君。謂之恭。謂吾君不能而愛之以德。使天下無憾於先帝。是得其愛矣。其不敢改者。使天下憾於先帝。是

待其君甚薄而愛以姑息也。恭惟皇帝陛下端重仁孝。出自天衷。庀時親攬萬機。而見天下有太平之實。追觀今日之事。是非得失。洞屬其端。則必以厚於先帝而愛之以德者為是。薄於先帝而愛之以姑息者為非。忠於其君者為得。賊於其君者為失矣。然則欲改法者。庀日將至於無罪。不欲改者。庀日將至於有罪。不當私憂而通計之。謂國家用度非取於民不能足矣。則今日之議法非不取也。庀愚小人之意。蓋不然。將不能終其事矣。則修講法度本於倚法剥民而取之多。故參酌中道而除去煩苛。乃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慈愛恭儉。惠與性成。內稽上本遵玩華靡之實。外無干戈攻戰過亡之賞。即用裕民。既得其道。何俟過取而後給哉。謂司馬光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矣。則修講法度本於宗社萬世之計。不問光之存亡。諒使光雖物故。則朝廷固治之意。豈肯中輟哉。今何必望聖慈俯賜采納。而光之死也。謀人之國而措意如此。是昔

日負先帝。今日啖陛下也。當熙寧元豐之際。小人之言。蓋幕帝於天下急利者爭取財。急功者爭用兵。結民怨。起邊釁。日甚一日。歲甚一歲。彼數人者。當此之時。義須大農。或屬近侍。或總詞筆。或居二府。然而未嘗獻告一言。建明一事。唯持祿固位。苟度歲月。以民事驗之。其極也。則有市易之意。有青苗之意。有惟梁之求。有江湖之鹽法。有京師之蓄禁。以軍政驗之。其極也。則有它弟之役。有蘭州之取。有靈武之復。皆有永洛之陷。凡此數者。結民怨。起邊釁。稍則大。然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有以成之。臣故曰。昔日負先帝也。今太皇太后惻怛愛民之生民之困窮。思有以安國那本。乃講求治道。舉偏補弊。改正法度。以付嗣君。為萬世之福。天下之人。傾耳側目。日望太平。數人者。當此之時。不能引咎改過。猶懷胸之三說。覬望而不欲為。或為之而不欲盡。或盡江淮運鹽之真事。是以羅市易。則尚存抵當。減保甲。則須俟歲首。罷江淮運鹽之

臣。則遷延累月而後乃行。遷川蜀按察之使。則可為之嗣而不敢表至於邊鄙之大患。存倉之長粟。腐而不食。則昌言其害。切實速。其徙而和之。安傳韋子厚有五利上疏之說。宜播於外。士民聞者。莫不歡歎。臣故曰。今日負陛下也。此數人者。其厥心積慮。大畧如此。當此之時。決不可鎮壓之。若乃崔寨之陰懷在朝之細過。閒望之素輕。踐歷之太卑。則言者陳之已詳。陛下知之已久。臣近領臺職。不敢復道。今蔡確韋子厚已罪免。人皆快之。獨璟章猶倫惓。實未厭天下公論也。伏望陛下。特出聖斷。以釋羣小人之分。無使邪正雜處於朝。罷黜鎮等。以謝天下。則王道之成。政體之純一。易如反掌耳。

陶又奏為乞早賜聖斷罷免歸鎮張璪事疏曰。臣嘗論奏執政大臣。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乞行罷黜以謝天下。臣位卑言輕。不能感動聖聽。尚賴陛下怒其狂妄。未加鈇鉞之誅。臣仰戴恩過。不敢自已。顧竭愚慮。為陛下嗇嗇陳之。蓋以今日之事。寔繫朝廷之輕重。或敢教之純駁。天下之安危。伏望太皇太后以祖宗積累為憂。以先帝顧託為念。以嗣君冲幼為計。博采公議。斷自聖心。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未所謂執政大臣者。輔人主以道。庇生民以惠。格天地以誠。和陰陽以政。鎮四夷。遂萬物。乃其職也。得其人。舉其職。則朝廷重。政令行。天下安。非其人。廢其職。則朝廷輕。政令敗。天下危。自古至今。莫不如此。臣不敢遠述曠世。敢舉唐室之事以證其一二。在明皇時。任姚崇宋景。則致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裴度在憲。則宿奸巨盜為之褰氣。名聞外夷。元稹入輔。則詔下之日。朝野莫不輕笑。罷拜相除妻。人稱兄當。李義府賣官。則其門如市。進楊綰。則人心自化。拜程异。則物情深駭。其它邪正之情。治亂之由。載在簡冊。炳炳烺烺。不可

慈數。聖宋臨御百有餘年。元勳重慮。高才偉望。為天下稱多以居之。在太祖時。則有趙普。王溥。呂餘慶。劉熙古。在太宗時。則有王旦。李迪。向敏中。張知白。王正。李昉。李至。李沆。寇準。在真宗時。則有呂夷簡。畢殊。杜衍。韓琦。富弼。蔡齊。蘇耆。范仲淹。吳育。歐陽脩。明鎬。吳奎。張昪。王舉正。包拯。姜遵。魯宗道。田況。如此等人。或以經綸成務。或以獻告極忠。或陳臺諫之規模。或知風化之原本。或通古今之變。或盡出處之義。或可謂色皇猷。或能裁決大事。是故。三朝之治。號為太平。卓冠前古。蓋輔相得人而朝廷重。政令統一。生民安故也。今日之執政。大異於此。無元勳重慮。不足以服人。無高才偉望。不足以謀國。在先朝則指囊前輩。未嘗有分毫補助。惟與小人表裏結黨。為賊民害物之故。陛下深居九重。不聞外事。天下之人。引領四海。在今日兇陰凜顏。望面從竊議。招權立黨。為異時家族子孫之計。使陛下法度未能完正而安養元元之具。有未盡善。恐則社稷何賴焉。生民何望焉。陛下不於此時擇其尤無狀者而去之。臣恐始則欺中。則慢。終則干犯撓權。而不可制矣。臣雖疎賤。夙夜為陛下憂之。蓋謂陛下富有春秋。方在諒闇。豈可使大臣窺梗而不早黜之。伏見韓縝自備位宰府。已來。內外文武百執事。至於閭閻衆落之人。無不竊議交毀。以為非攖。蓋其人自為小官。以至大吏。行捡弄僻。譽望衰輕。有所欲為。則任其狠慢。而縱之。以無恥。任秦州路經畧使。日。酣醉婦室。誤謂因指使使臣竊其私而簒殺之。奉使河東。日。肆為詭行。形於翰墨。為邊臣無廉。所把持。乃至哮詬為兄。而求庇其過。在寮院。則諂事張誠一。待以家人禮。每劇飲大笑。款密無間。數因戲一以結官官。此家為士論所深疾者也。其使河東日。嘗與北使康允同所屈。遂割晉虜五

史地界。不能援引誓書。剖析曲直。大為梁允同所屈。遂割晉虜五

勝之地數百里。以啗犬羊。使吾汝邊予嘗手熟戶等。去瞶塞之日。衆猥恐憤。所不忍聞。乃奪官負職田。并五臺寺家田以賜之。其餘要控扼去處。多為豪有。辱命虔劉。罪當萬死。先帝恣在掖庭。聖機漏露。一切包忍。既而梁允同以拓土之功。嗤其國為兩府。吾不用韓縝以示不疑爾。其實非以縝之才器可以大用也。自陛下即位以來。乃敢竊弄威福。廣植親黨。差除一人。行遣一事。多不協於至公。郭茂恂王欽臣在陝西為監司。皆有醜迹惡聲。宣閨一道。其實連及縝姪宗儒。今為縝主張羣茂恂庫部郎中。欽臣工部郎中。佑屢漬選。莫此為甚。王說前知徐州。附會吳居厚。極力指斥。得晉到部。緣縝之舊。恣除省郎。言者彈劾。劾。遂罷其職。仍差知蔡州。縝昌人平。雖係知縣資序。與縝同鄉。遂於吏部取知州通判合得之闕差。雖係免祿寺丞。宣義郎李振着。素無長才異効。未嘗處繁要任使。止緣其父評與縝同定地界。遂用振可治繁劇去處。作取旨選差之闕。差振知雍丘縣。是以一邑之民。棄於孺子之手。此皆徇私壞法。無復畏避也。翟思所以除知南康軍者。蓋思為御史日。嘗言縝受燕復焉。不償其價故也。黃履所以落侍講知越州者。蓋履為中丞日。言縝之姪宗道宗古遠親遷換不當。奉聖旨令後差除三省同進呈故也。此皆報怨復仇。無所忌憚也。張璪之為人。柔邪畏佞。善能窺人主之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中人。熙寧初。擢在條例司講議役法。遂置儒館。預諫列。唯諧脩位。無所發明。常持兩端。先帝聖慮高遠。察見反覆。斥逐于外。後為王珪出力援引。試知制誥。兼知諫院。珪實欲使之在言路。以杜塞內外耳目。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扼腕憤疾。後為翰林學士。同舒亶判國子監。深交於亶。以至揉連大獄。璪有力焉。尋判司農寺。詳定官制。遂參執政。及先帝升遐。陛下即位。太皇垂簾。保佑。而璪

貪天之功。自謂顧託之重。立黨布恩。為持寵固祿之計。無差一官除一局。則以簡扎諭人。掠美收愚。而後降其命。有成都路罷兼兩司當公事張同者。乃隨州簽判王經臣之甥也。同之姊常嫁故益王內經。而梁之姊。乃嫁經臣。梁之與張同。固非近親。今乃與同書問往還。甚於骨肉。交通問遺。財賄公行。原其所以結張同之心。則奸邪可知矣。梁事先帝。不為不久。謂天下利害。不知耶。則兩次在言路矣。謂主木之役。不知耶。則嘗判將作監矣。謂苗役之法。不干預耶。則嘗判司農寺矣。謂官制迂滯。不見本末耶。則嘗充詳定官矣。謂刑獄羅織。非其責耶。則嘗以蘇軾事欲置於死。連張方平韓維范鎮司馬光矣。此二人者。其操行則如彼。其政事則如此。誠不足以鎮四夷安宗社。伏望陛下。博詢衆議。俯聽臣言。早賜黜免。天下幸甚。

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蓄人才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必未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言。莫不推尊信嚮。以為無是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獨理不明故也。隱如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取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前類多黜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更石

之死。而敎設齋致奠以仲師賢之報者。隱輒形忘拯。將絕以幸敎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為義。後世仰以為高。此國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蔡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相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為能知所痛。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不可輒廢。而諸生為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蔡布之比。隱何必怒而遍欲絕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辟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為之令。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悉。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惠所出之地。養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為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乎。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諂之士。久累

教化之職。

貼黃。大率隱好自佳。凡考校生員文字。多不與祭酒博士共議。意欲徇私。向者遣滌差補經諭不當。鄭穀自舉覺。申禮部。近日定王適程試高下。異論。隱輒有申請。上煩朝廷與奪。茲見其取與不協公論。不能稱職也。

陶又奏乞察小人邪妄之言。疏曰。臣竊謂人君深居九重。尊高如天。雖有聖智。不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納諫為先。既能納諫。則臣子可盡下情。以陳治亂之要。今陛下聽政之初。臣備位侍從。朝廷之事。得以論思。敢竭愚鄙。少報萬分之一。願陛下特加省覽。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垂簾聽政。天下安治。一旦棄四海之養。九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迫及。方其得疾之初。陛下憂形玉色。彰侍藥食。衣不解帶。告于天地社稷。禱于宗廟山川。薄刑赦罪。釋逋輕賦。凡

可以祈福禳災之事。講求備至。及其疾勢大漸。則召高穎子勇入于禁中。丁寧撫慰。有安心免憂之言。既已大殮。內侍有須索酒食者。禮部臣寮謂方當哀毀。不可為閭閻鄙俚之事。恐累聖慮。陛下即從其請。維有手詔稱揚太皇太后臨朝聿修。抑損外戚。永膺假借。無以報稱威惠。議與高族子弟推恩。又慮諸處應奉山陵。過有勞費。遂命降詔有司。並須遵依遺詔指揮。遠近臣子聞此等事。無不感嘆。皆謂太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功。於社稷有萬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一言一事。不敢違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足以享萬壽。下副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於此時以無可疑而為疑。以不必言而為言。則其罪不勝誅矣。昨恃者陛下仁而好諫。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憂過計之罪。而盖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摽具德義。進用忠賢。故能使天下之人。不知有陛下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並機。則其人宜復用。其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辨與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仕臺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慮音宣諭云。朝廷政事。若一系於民有害。即當更改。其它不繫利害者。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恐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改更。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俾慢無禮。呂惠卿奸回害物。蔡確誹謗毀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監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亡。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是積惡已久。罪不容誅。若敗露於先帝之朝。必須不免竄逐。若暴揚於陛下之手。亦合正以典刑。以此而言。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

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憝。望可以為非乎。恭惟陛下聰明聖智。出於天縱。是非邪正。進退可否。必已了然於心。豈待人言而後辨。臣乃不避斧鉞之誅。喋喋以告。臣不着忌諱。不畏婦以組織為事。惟經緯是恤。今乃不恤其緯。而以周正為憂。固可恠矣。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於夫言之。明主擇焉。臣又聞昔者明肅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鄭庶務。或發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閨失。仁宗察見情僞。降詔亦絕。其畧曰。明肅太后。夙承先顧。保佑沖人。勤約之風。化流四海。或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蓋機務之寔繁。雖旰昃之無暇。賞善罰惡。惟命令之已行。革故鼎新。非苟恩之所至。易月方臨於無政。虛懷覩納於讜言。其有罔識遠圖。罪循理體。違于聞聽。姑務寬容。多形瑣碎之言。復有迎合之意。宜申誡勵。以警將回。應明肅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過諸般公事。更不得輒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于母之愛。聖慮廣大。超越今古。載在史册。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臣愚竊謂明肅太后之政。時有過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輒有議論。而況太皇太后垂簾九年。所行之政。皆以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而無可擬議。萬一有小人狂妄獻言。豈可容哉。豈可信哉。願陛下明示黜罰。杜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八年。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論邪正劄子曰。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疎先帝。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啓邊隙。先帝用兵開邊。結怨夷狄。至熙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

罷安石。雨遂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黷兵河。章惇開邊。湖南。流血引惡。交賊。冤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復種諤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元豐末。吳居厚行鉄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蔓局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垂慈察言。悉罷新法。脩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懸。九年之中。海內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感賴。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政洗慶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奸言。上以惑悞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論。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唯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為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祝矣。

祖禹又論召內臣劉子曰。臣近聞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預其數。中外之人。以至民庶。無不籍籍私議。深以為憂。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加召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是朝廷全無綱紀。公議遂廢。其於聖德。為損不細。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亮遂用內臣。如此衆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人心一失。不可復收。臣愚

户說。無以自解。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加審處。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

祖禹又奏曰。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漢寧元豐問。孝憲王中正秦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煞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榮。致永洛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閭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又上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雖簡。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順眾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欺誤陛下。天下之事。豈謀小人再破壞耶。

祖禹又論李之純蔡京劉子翬曰。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除戶部侍郎。知瀘州蔡京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兼兩路鈐轄方面之任。寧為要重。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聞之純寬厚簡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戶部雖欲得人。而遽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繫不為輕。蔡京素附會奸臣蔡確。眾所共知。雖有才能。

而年少輕銳。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迴者多爲執政。其次猶爲三司使。知開封府。朝廷方書分別邪正。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崇長。今進職遷帥。則貴任愈隆。爲它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一切令依舊。如必欲召用之純。乞別擇人。付以遠方。

哲宗時。右司諫蘇轍論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曰。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鉞。參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尊爲環衛。至今諸道餘轄總管。以防團光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遷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宜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竊詳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

轍爲御史中丞。再乞責降李憲李偉等。準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憲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爲河司雖一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奸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寒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漕。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方成。時旱功。因而引遏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以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

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捐獘。擾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不聊生者。三年矣。朝廷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罔循不悛。仕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會赤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是有罪之人。更得遷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奸言時至。河事變異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看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盡說此言。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為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以服人心。偉而輕犯此謗。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添窠。偉若不聽。公議終不止也。

右正言劄子。世論所樂李偉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狀曰。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偉得內降自揮。欲買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遮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偉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房舍。僅三十間。而敢敷罔天聽。指為白地。誣謾暴橫。至於此。臣伏觀陛下即政以來。崇尚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偉以小臣。輒事宮掖。乃敢挾私罔上。紊綱紀。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陛下深加詳察。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偉罪。庶能杜漸。不累聖德。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偉得內降自揮。欲置啓聖

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訴以謂偉之所請實非自出。事屬欺罔。不可滋蔓。遂具論奏。乞行案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旨揮更不施行。而偉挾私固上之罪。未覩推治。竊緣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義有未安。固難緘默。再瀆宸聽。必冀開納。臣竊謂偉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木。爲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偉志在苟得。榮惑天聽。致朝廷命令之間。遂啓人情。存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詰累戚戚。誠當自偉。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註誤。情在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爭雖細微。必實於法。此乃三代先哲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偉安干中旨。飾詐欺君。罪實故爲。情無系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或履霜。無俾近習之私。不

威衆多之口。罷偉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奸邪知畏。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嘗論奏李偉挾私罔上。僥求中旨矣。乞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準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臣竊謂偉之所請。出於一時慶分。固非常法。豈敢效尤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旨揮。許令施行。亦合遠礙。偉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國家命令之下。遠嘒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歿者不得安其地。原偉之罪。雖無足恕。但以其奏請。雖於面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名有內稽考。臣竊謂人主之慈。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雖於

之外疑。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蓋示聖主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自近。先正倖罪。以示無私。然後內降自輟。並令勘當。著於法典。遠於民無害。乃順覆奏。方得施行。所貴安世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荀子曰。右臣今月初八日。更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惠天覆。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重廣已行之命。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惠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望。則本并曰才識

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再暮之內。歷位中司。然而晻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是。明興利除害。開邪固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諫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竊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眾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眾望。違咈人情。閔天下之威。喪謇諤之臣。與國同躰。豈容偷惰。雖廣其問。臣於宗善。何憚改為。而況輔弼之臣。尤宜擇之軟重。所宜擇愈。固無一日之雅。名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陽對。誠盡愚悃。而眷眷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之望。

安世又論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

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

哪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雖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為奸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忻忻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之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興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爭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次第做。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圓者。用此道也。臣方之與論。皆謂宗愨才識淺近。趨向反覆。得應奏。肯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畧。宗愨衰宿寒衰。一言涉欺。不敢逭死。推宗愨之意。固欲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推宗愨實孥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隱乃其妻族。宗愨既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已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愨特薦丁隱而不以實奏。事朝廷之不察。以蓋寵祿。而陷忠於已。其罪二也。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輩武屠巍榮輩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

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開闢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寔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須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會不請究。遂令施行。而負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抑撿。議既難合。事名中報。縉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愨因上雇募詩前之論。遂誣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推宗愨實孥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隱乃其妻族。宗愨既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已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愨特薦丁隱而不以實奏。事朝廷之不察。以蓋寵祿。而陷忠於已。其罪二也。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輩武屠巍榮輩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

臺諫官彈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及又劾止同列不公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交彥博之孫壻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遷閣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晉厲宇中宮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奸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興令雖異而宗愈觀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奸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愚懇之意為天下之計萬幾之暇詳覽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盭即乞特出聖斷罷免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奸慝條例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寵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恩語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遵避搢紳傳播莫不驚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遷奉君命翹至官前不敢治事亟復歸寫其慙心固非晨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于清議自當上遂印綬遞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彰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實誼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遏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罪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御行而又貪墨急進遠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

而尚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汚下。毀臧靡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愨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奸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愨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愨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敕主覩。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真。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愨。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服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賁邪正。罷免宗愨。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自四月後來。半次論奏胡宗愨操行汚下。毀臧廉恥。實得患失之情。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愨任御史中丞。杭周氏之弟以居。每月徼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贍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愨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叢遣起離。閙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遷寢其事。甲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憲臺非遠。紲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宗愨既喪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徼人之屈。不給其直。行已無恥。辱國已甚。況宗愨更歷華要。月俸至優。近嘗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舉數之

下。暴横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嚴矣。伏望
陛下特降宥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
官吏挾情遠法之罪。亦乞特賜旨揮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秩周氏之第以居。自
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
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暴橫自若。將
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
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長避擁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
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豪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
耳目之任。夙夜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獬之間。乃有貪濁
暴戾毀臧亂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恥之。所以
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
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肯
公徇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僦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
臣。投牒起遣。操行汙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
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聽。
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
援救。則長奸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罷
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詣閤門。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
足以當輔獬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秩人
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已彈劾
避擁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罪。尋御史臺六已彈劾

建今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荊王薨。忽聞仰慮聖慈。方躁豪奪。是以不敢雖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踧踖。靖令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睿前論。以異開允。惟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治亂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基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典。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寘或誅。卒無幸免。是以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二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興衰之機。不可不

慎也。今皇帝陛下當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裨。方在大臣。所宜推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閒謏恩。擢用宗室。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慰。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室自為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奸。興利除害。而惟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成虧節。同當寘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幷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莫不寒心。臣聞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室氣象軒驚。善無所睹。陵夷風憲。不最大言。近世大臣貪冒無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看老吏。見其舉指。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

哉。臣恐奸邪得志。忠賢併廢。陳綱紀。污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情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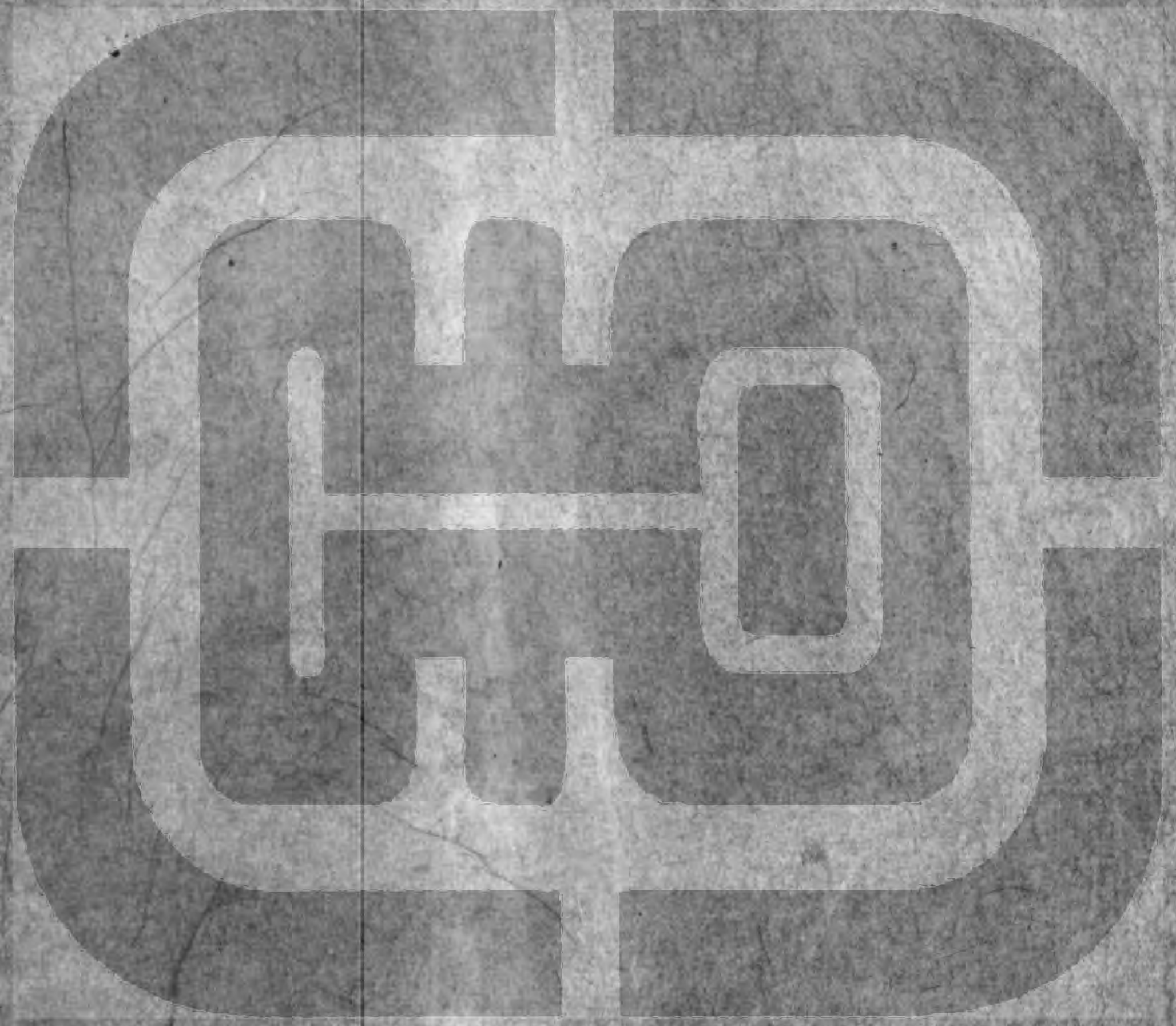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奉公職。及開封官吏受周知白與在京諫官韓川累具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已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何紀綱之可言。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綱紀百僚。而中丞者。又為爾政之表。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比比聞。與邪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能以不畏強禦為己任。及聞知白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白之柔弱。豈容成烈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宗愈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人。弘唇國躰。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

用。每思自塲。圖報萬分。皇朝肅肅堂之間。乃有如宗憲者。其奸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憲竊位以來。涉歷半載。第聞昏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立。吾社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憲。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實是天下之幸也。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憲除尚書右丞。臣等與在司諫韓儿於迤和厥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儿同共叅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憲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憲前後罪狀。國已詳悉。蓂陛下亶諭令且試其所為。臣等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憲頃在先朝。實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奸佞。以希大用。忽聞除司最皆驚愕。差執政之官。陛下面與朝力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猶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諭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為然。重慶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遷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憲登用以來。醜迹日着。人言沸騰。不可弭謗。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為惡。臣請畧舉其近事之顯着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輔。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彼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憲之侄女壻吕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

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聞上貪榮隨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為都司郎官。會未席煖遽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遷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遷寢。而宗愈備位憲長。坐無一言。陰結奸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吃。真事二也。宗愈既備徵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隲。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隲相接。觀其議論膚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元自為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坰可應制科。臣聞坰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為下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嘗評定。曲徇成就。不復避嫌。如以坰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閣退有後言。輒忽同寮。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慎田乃文彥博之孫。婿方士襲。在京羞遣。而宗愈遷薦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僥以磯掐報寮。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墮秦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祚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周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識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被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秩同知枢之第。每月徼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修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賢。固非不受於財。而秘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循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命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閉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此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邊儲。而負外郎劉昱乃能力辯是非。不為抑揆議既不

合。事連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嘆。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議。遂抵罪黜。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讓無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必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富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騖爭進。而宗愈欠為執法。既不靜斜彼閉陳。及家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趨勢。不郤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婿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婦。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既而誘娶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巳戶。廣買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閨門穢亂。高賢雜視。閭里。殖利侵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縝言弼與張茂實暗有異謀。韓琦嘗慶。而膚顯令。忘義背恩。不知於天下。而王鄙奏其改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戶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憤房縝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豁。著無所憚。陛下方欲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致戚鷹貶。不知禮義。無基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垣。不能引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視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好。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鵠去。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奸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汙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

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奸邪而未嘗覩見其實狀耳。天下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奸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謹。多為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浸深。權勢在已。上下勝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奢。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憲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闡其方。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憲宗之信盧杞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庶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憂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省斷。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七